

情感涟漪

草木有情

谢光明

草木是有感情的。站在树下，或坐在青草丛中，风中弥漫的清新空气，带着丝丝青涩的甜味，那是草木的语言。芬芳为语言，鲜花是心扉，草木之语入人心，柔柔地涤荡五脏六腑。草木就像长在心坎上，青甜的香气在心里散开，游逸于脉络，从肌肤的纹理渗出，给人带来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体验。

夏天，雨水丰沛，万物蓬勃，草木弥漫着青香，恣意的生命，像丰腴滋润的女子，青丝浓密，浑身散发饱满的成熟气息。走进雨后的树林和草地，湿润粘稠的空气混杂着草木气息，整个世界焕然一新，令人周生轻松，心情愉悦。小狗嗅到这馨香气息，会忍不住在草地撒腿奔跑。林中的鸟儿更是伫立高枝，用水灵灵的歌声，表达对树林的歌颂。

亲近草木是理解生命的途径。农村人家房前屋后喜欢种树，有馋人的果树，有醉人的桂花树，也有花不艳果不甜的普通树。桃李芳菲，五谷丰登，村子里的树，是田园生活的朴素装饰，是隐逸山居的忠实伴侣。城里也不例外，齐刷刷的

行道树不仅给城市带来绿意，净化空气，还让野性的树木衍生出几何学的美感。见过不止一个小城的马路，绕开古木，那是小城对烟火生命的敬意，其意义大于树本身。

徽州不止是个地域和文化符号，还是现代人精神的家园。走进徽州，山水清秀，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出独特的草木之美。水口林，自然植物与人类文化水乳交融，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观表达的是人与草木对这片土地共同的情感。观音豆腐是徽州小吃，人人会做。小时候的记忆中，我们采撷腐婢的鲜叶制作观音豆腐，草木灰是必不可缺的辅料。原本流质的汁液，加入草木灰后，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奇迹，一块块碧绿的观音豆腐就这样做出来了。想不到草木成灰后还具有如此神奇的魔力：凝固生活的鲜美，让流溢的液体有型有样。

“草木有情皆长养，乾坤无地不包容。”《本草》与《诗经》，是中国人借助草木诠释肉体与精神的两本书。“树木丛生，百草丰茂”“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”，多少诗人的灵魂，总是百转

千回草木间。历代山水画中的草木佳色之美，无非还是人与自然和谐沟通的意境之美。

许多人的思乡梦里，都有一棵永远屹立的树。我经常想念农村的老家。邻居院子里有一棵枣树，记忆中，枝丫总是延伸到我家院子。秋天，我用钩子伸过去，摘邻家成熟的枣子，经常被邻居大伯发现。大伯笑呵呵地说，枣子长到你家院子当然就是你的了。枣树越长越大，邻家女孩也慢慢长大。初夏的某一天，我把人生的第一封信，叠成纸飞机，扔向正在院子里看书的邻家女孩。当面不敢说的话，我都写在信里。纸飞机悠悠地飞过篱笆，忽然挂在枝叶繁茂的枣树上，一动不动。我的心也悬挂在半空，久久不能落地。

“嗨。”我满脸通红，指指枣树上的纸飞机。她抬起头来，疑惑地看看我，又看看枣树，继续低头看书。这一幕，被她的弟弟看见了。弟弟爬上枣树，取下纸飞机，看见有字，打开念起来。邻家女孩这才明白过来，跑去抢纸飞机。弟弟一边笑着跑，一边大声念信里的内容，一字一句，让我懵懂的初恋兵荒马乱。如今，邻家那棵枣树依然年年开花结果，但似水流年，早已物是人非，留下的是花一般美好的回忆。

爱草木，草木更爱我们。亲近草木，是打开自然的密匙，也是打开我们内心美好世界的大门。

退休的老同事们聚一聚。每天早晚散步两次，都从我家门口经过，早看我的车子在不在，晚看我家的灯开没开。

病床上的母亲，遭受癌细胞的疯狂肆虐，痛苦而无奈，不久即陷入昏迷状态。我坐在旁边，握着她那枯瘦的手，给以血脉的温度，给以精神的慰藉。母亲那粗重而急促的呼吸声，我真的不想听见，却又是听得如此仔细。

2021年12月31日，我和妻子在医院陪母亲共同跨年，在我看来，这一天竟是那么的神圣。夜深了，我们读着时间，读着母亲的心跳和呼吸。我好希望她能再微笑一下，亦或是骂上我们一两句。倒计时，10、9、8……我在心里敲响了新年的钟声。

母亲是在吱吱作响的薄冰上行走，如刀的冰。次日下午5时，她停止呼吸，留下身躯，灵魂轻轻随风而去。我相信，天堂里有两个老人正牵着手，说着悄悄话，不再孤独，不再劳累。

“胡门雁来红”是母亲的微信名，因父亲喜画雁来红而取此名。雁来红是种植物，叶片猩红如染，鲜艳异常，它有很多别称，但我最喜欢的是“老少年”这个称呼，许是我的念想吧。

前不久，在母亲居住的小区里碰到一位熟人，她客气地问我干什么事，我不加思索地说：“到我妈妈家来。”她一脸茫然，“你妈妈不是已经……”我说的是，她已去世，不过我常到这里来看一看。

生命的路上，母亲艰难而行，硬是挺进80岁行列，也破了她心中的一道坎。对我而言，母亲永远都在，她今年80岁，明年81岁……



一袭白衫 芳纯 摄

生活写真

剪茶叶

柳瑞林

过去，给茶叶伐枝是用手动的茶叶剪，费时又费力，双手杵着五六斤重的大剪刀，一个青壮劳力一天剪下来，茶树没剪多少，双手却起了泡，臂膀又红又肿，挺难为人的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电动茶叶剪的投入使用，不但使人轻松，效率还是手工剪茶的数十倍。

时序进入立夏，采茶已接近尾声，虽然茶枝上还要嫩绿的茶苗（立夏季长出来的茶叫子茶），但此时的茶苗不同于立夏前的谷雨茶，更比不上谷雨前的明前茶。如果继续采摘，做出来的茶称为“夏枯草”，不但干茶的颜色黑乎乎的，品相不好看，而且泡出来的茶，味道苦涩，少了香气。关于采茶，乡下农谚曰“头茬香，二茬涩，三茬喝不得”，所以，过了立夏，茶农基本停止了采茶，他们要对茶树进行剪枝，也叫伐枝。让茶树休养生息一段时间，之后，长出新的枝条要剪掉，剪枝是舍，有舍才有得。

修剪茶叶需选择晴好天气，阴雨天是不能剪枝的，因为剪枝后茶树桩立马冒出茶树汁，雨水淋湿了刚剪断的创口，茶汁倒灌，会造成茶桩坏死，不易长出新的枝条。

家乡地处大别山腹地，海拔高，气温低，日照充足，是天然的氧吧，所含负氧离子超国家标准的十倍，非常适宜发展茶叶，你若来到我的家乡，目之所及，山坡上，梯地里，田畈中到处都是无边的茶园，每家每户一年四季不但有喝不完的茶，还把茶叶销售到省内外。家乡人靠种茶卖茶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，翠兰茶作为国宾礼茶名扬天下。

要想出好茶，除了优越的地理环境，还需严格的管理，剪茶枝是重要的一环。要想来年长出满树的茶枝，采摘到肥壮的茶苗，就得在夏至前后把老茶枝修剪掉，让茶树桩上长出新的枝条，同时要做好除草、施肥、灭虫各方面的管理，这样就能长出粗壮的茶苗，来年的茶叶产量就会翻番。

儿女情长

今年母亲80岁

胡 铭

这段时间里，母亲没少“来”过。大街上，我遇见母亲和几个老闲逛，母亲比平时清秀、年轻多了。我说：“你腿不利索，怎么跑出来了？”母亲笑答：“我到麦陇香买桂花年糕，关门了。”我走了几步，百年老店麦陇香就在眼前，大门敞开，有很多人。我回首搜寻母亲，不见人影，“妈！”我扯着嗓子大叫一声。

惊醒了。起床披上衣，靠在客厅的椅子上，摸出一支香烟，慢慢点燃，味道有点苦。春夜寂静，微寒，下着小雨，滴滴答答，有节奏地打着拍子，更像帮我梳理着什么。

母亲走了，在大前年新年的第二天。头年初母亲即有不祥预感，不止一次对我说：“你爸爸是79岁走的，今年我也79岁，恐怕难熬这一关。”我说：“尽瞎扯，你身体好着呢。”谁也没想到，状况良好的母亲一年内四住医院，后来确诊是骨髓瘤，家人们都在为当初的无端责怪而懊悔。

母亲家的那扇门还是那门，钥匙还是那把钥匙，进了门，一切是原样子，只是没了母亲的声音。她在墙上对着我微笑，无论我怎么来回走动，那双眼睛都紧紧地望着，不曾离开过。母亲胆小怕黑，那就开盏灯，一直亮着吧。

深邃，是母亲的眼神，像一条幽长的小河。

母亲出生于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，本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，可偏偏碰上了正遭遇政治厄运的父亲，她看上他的才华和执着劲，甩下长辫子倔强起来，不顾世俗的眼光，在一个寒冷的冬日里走进婚姻殿堂。

生活的煎熬，心灵的悲怆，母亲不后悔，却还是流了很多泪。她心疼丈夫和儿女，舍不得自己多吃一点，舍不得自己多穿一件。那时候条件很差，夏季热得够呛，没有空调，甚至连电扇都没有。夜晚我要忍受高温，又要对付吃不饱的蚊子，实在睡不熟，母亲就坐在旁边，两只手轮换摇着扇子，在阵阵凉风中我才安然入眠。

父亲不太识人间烟火，很多事都不知晓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母亲都相随同行，照顾他的生活起居。母亲还是父亲事业上的好助手，誊抄文章，铺纸研墨。

七年前父亲离世，母亲心中的一座塔倒了，每年要跑公墓无数趟，遇到下雨下雪，她就担心父亲是否淋湿了，是否受凉了。她天天对着父亲的照片唠叨一番，快乐的事，忧伤的事，一点不隐瞒。父亲爱吃的东西，她不问价格立马就买，放在供台上。看见我抽新牌子的香烟，她一定会说：“给老爷子也点一支。”

三四年之后，母亲慢慢走出这种阴霾，脸上多出了笑容，脾气也好许多，没事时出去串串门，和